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張文祥刺馬案 第二十八回 紅蓮寺和尚述情由 瀏陽縣妖人說實話

話說孫癩子走到那寺院門口一看，寺門上嵌了一方石匾，匾上刻著紅蓮寺三個大字，心想：紅蓮寺不是才建造了沒有多少年的新寺院嗎？我回瀏陽就聽得有人說，紅蓮寺裡的和尚戒律極嚴，不似尋常庵寺裡的和尚，一點清規沒有。原來有這種人物在裡面，怪不得比尋常庵寺裡的和尚好。可惜我剛才失了計較，不曾追上這和尚攀談，不知道他的法號，怎好進去拜訪他呢？孫癩子正在山門外躊躇，忽見寺裡走出來一個四□多歲的和尚，兩眼東張西望，好像尋找什麼人的樣子。看見了孫癩子，便合掌招呼道：「你這位老闖貴姓？是從城裡跟隨我們師傅到這裡來的麼？我師傅打發我出來接老闖到寺裡去有話說。」孫癩子聽了，暗自吃驚道：「我一路跟來，並不見他回頭，我也沒露出一點兒聲息，使他聽得，他畢竟知道我是從城裡跟出來的，可見他的本領確是了得。我正著急不知他的法號，不好進去拜訪，難得他先打發人出來迎接我。當即拱手向和尚答道：「我姓孫，名耀庭，因見令師的儀表非凡，料知不是尋常的和尚。請問令師的法諱是如何稱呼？」這和尚答道：「我師傅法名無垢，現在佛殿上等候孫老闖進去。」孫癩子便跟著和尚走進紅蓮寺。

只見無垢和尚巍然直立在佛殿上，雙手握住那枝又粗又壯的禪杖，抵在地下。遠望去儼然一尊護法的韋馱神像。杖頭的葫蘆，已不知在何時除去了。孫癩子看了這種神威抖擻的樣子，覺得奇怪。不由得邊走邊心裡心念道：「我雖是初次來拜訪他，不應在暗中跟隨他走這們遠，但是我只為欽仰他是同道，並無絲毫惡意。他既能不停步不回頭，知道有我跟隨他到了山門之外，便應該知道我絕沒有與他為難的念頭，又可必使出這般神氣來見我呢？」一路付想著，已到了佛殿。固見無垢和尚還是那般神氣，心裡很不高興，深悔不該進來，自尋侮辱。

出外迎接的和尚，上前對無垢說道：「這人自稱姓孫，名叫耀庭。據說因見師傅的儀表不凡，所以跟到這裡來了。」無垢和尚鼻孔裡響雷也似的哼一聲，即掉過臉來，換過了一副笑容，望著孫癩子，說道：「原來是孫大哥，大約已相隔差不多□年不見面了。不說出來，簡直見面不認識。對不起，對不起。」說著，倚了禪杖，重新合掌行禮。

孫癩子見無垢這們一來，便弄得莫明其妙了，只得回禮，說道：「我因見了老法師的莊嚴儀表，有心結識，不知不覺的就從城裡追隨到了此地。是這般拜訪高賢，實是冒昧之至。但記不起與老法師□年前曾在何處相見過。」無垢和尚笑道：「老僧因經營這所紅蓮寺，已八年不朝峨嵋了。不是已差不多□年不與孫老哥見面了嗎？」孫癩子聽了喜笑道：「我的眼力真太不濟了。我追蹤老法師的時候，還只以為是同道，誰知竟是同門的道侶。只因那時每次在峨嵋聚會的人太多，所以在異地相逢，稍不注意便錯過了。」

無垢和尚立時改變了一種親密的態度，慇懃招待孫癩子到方丈裡坐著，說道：「老哥不要見怪，我剛才相見時那般傲慢的舉動，這其間有一個緣故，不能不向老哥說明白。老哥是自家人，不用相瞞。我住持這紅蓮寺已有七八年了，這七八年中，我的足跡不但去城市的時候稀少，並且不大跨出寺門。就是這寺裡的一千僧侶，因多半是在四川剃度的，為要清修才到這寺裡來。於本地的人情習俗，都不大明白，平日也少有去外面走動的，不料前月忽然來了一個身材很壯健，年紀約有三□多歲的漢子，到寺裡聲稱要會當家和尚。知客僧問他：會當家師幹什麼？他就圓睜著一雙怪眼，大聲喝罵道：「你管我會當家師幹什麼？你當家師不做強盜，難道不敢見人嗎？」知客僧見他開口便罵人，好生無禮，本待和他計較一番，只因礙著寺裡清規，是不許與人惡聲爭吵的，勉強按捺住性子，來方丈如此這般的報給我聽。我想：世間那有這們不講理的人，必是有意來尋事的，我只好出去見他。以為他不過是一個無賴的痞棍，想來找我們出家人喝橫水的。及至走出來一看那人的神氣，卻不像個無賴，並很客氣的向我行禮，說道：「我是趙如海。聽說老和尚的法術高強，特地前來領教。」說罷，又拱了拱手。

「我初到瀏陽的時候，就聽得地方上一般老年人時常閒談起鄧法官的法術怎生高妙，如何屢次用法術捉弄婦人，用鐵釘釘古樹。我正待去會會他，看他究竟是怎樣一個三頭六臂的人物，敢如此肆行無忌？無奈那時初到瀏陽，鎮日為建造這紅蓮寺的事，忙個不了，一時抽不出閒工夫去瞧他。而不久也就聽得人傳說：鄧法官已被樹妖害死了。生平所會的法術，一股腦兒傳給他第二個徒弟趙如海了，嗣後又聽得人說，趙如海在鄧法官手下做徒弟的時候，雖也是和他大師兄王大門神一般的喝酒賭錢，毫無忌憚。然吃他兩人的虧，被他兩人所害的，盡是平日在賭場裡面討生活，及時常和兩人在一塊兒鬼混的無賴。絕不與他兄弟相干的人，並不侵犯。誰知鄧法官一死，趙如海的行徑便簡直是□惡不赦了，弄得瀏陽人又恨他又怕他。有幾個出頭露面的紳士，都為自己的小姐、少奶奶上了趙如海的當，不好明說出來，借故在瀏陽縣告他。縣太爺派差去拿他。那些差役自知不是趙如海的對手，不敢去拿，故意賣人情，使人送信給趙如海，教他避開一步，好用畏罪潛逃四個字回去銷差。

「只是趙如海那裡肯逃呢？口裡對送信的人說就走，等送信的人去後，仍是坐在家中不動。差役見了面沒法，只得向他求情，請他到案。他說：我不打算到案，也不坐在家中等候你們了，去罷，去罷！於是跟隨差役回到縣衙裡。那幾個紳士告他是妖人，專會用邪法害人。縣太爺坐堂審訊他。他直言不諱是會法術。並且不待審問他用邪木害人的事跡，他自己一口氣供出來。說某公館的某小姐，因愛他身體生得強壯，暗地打發老媽子到他家約他去通姦。某公館裡的少奶奶因不生育請他去治病。在治病的時候，歡喜他的法術靈驗，自願和他做露水夫妻。都是出於兩相情願，沒有一個是用邪術強姦的。

「縣太爺想不到會說出這些話來，一則各紳士的面子過不去，二則這樣案情重大。待認真掃法懲辦罷？又恐怕吃力不討好，待不認真罷？於自己的官聲有礙。若遇著挑眼的上司，說不定就因此壞了前程。只得故意將驚堂木一拍，喝聲：混帳東西！在本縣面前，怎敢是這們胡說亂道！你分明是得了顛狂的病，所以滿口瘋話！再敢胡說，本縣就要賞你的板子了！以為有這樣的言語開導了趙如海，趙如海理會了這用意，索性裝出瘋顛的模樣，便可以含糊了案的。巨耐趙如海偏不自認瘋顛，倒洋洋得意的說道：『你不要打算加我一個瘋顛的聲名，替那幾家公館裡遮丑。他們不迎接我到公館裡去，我不至無端跑去。他們的小姐少奶奶不求我通姦，我不至跑到他閨閣裡面去行淫。』

「縣太爺見掩飾不了，只得問：那些紳士為什麼要迎接他到公館裡去？他說：某紳士因聽說他會用黃銅煉成黃金，特地親自到他家迎接。為怕外面露出風聲，不是當要的，所以慇懃款待他，住在小姐的閨房隔壁。不許當前的見面，免得去外邊對人亂說。某紳士因想從他學道，教自己的姨太太少奶奶都拜給他做女弟子。總之，家家都是想得他的好處，自討虧吃，與他無干。那縣太爺是個科甲出身的人。雖聽了這些供詞，卻不相信趙如海真有什麼法術，即問他：果真會些什麼法術？趙如海說：會的法術太多，一時也就說不盡。看要什麼法術便會什麼法術。縣太爺也想看看到底有什麼法術，便說：你且隨意顯一些兒給本縣看看。趙如海說：過是很容易的事，你瞧著我，眼睛不要動，我的法術就來了。縣太爺真個目不轉睛的瞧著他，忽覺兩眼一花，眼前的人物都看不清楚了。連忙舉起衣袖，揩了揩眼睛再看時，已不見趙如海的影子了。兩邊站班的衙役也都登時驚詫起來，各人都一般的只覺得兩眼一花，不知道趙如海是怎生跑掉的？

「他自在縣衙大堂上開了這回玩意，做縣官的就想不認真，敷衍過去也不行了，沒奈何，只得又出票拿他。第二次又把他拿著了。縣太爺預備了許多烏雞、黑狗的血。趙如海一到，真個弄得狗血淋頭，所有的法術，一時都被污穢得不靈驗了。這種妖人照例處死。

「行刑的這日，瀏陽滿城的男婦老幼，上萬的人擁到法場看熱鬧。劊子手推趙如海出來，一路談笑，神色自若，並對著許多看熱鬧的人問劊子手的刀快也不快？大家眼睜睜的望著劊子手舉起雪亮的鋼刀，一刀砍去。但見金光一閃，鋼刀砍在空處，刀下的趙如海已不知去向了，僅剩下一條捆綁的繩索，委棄在地。監斬的官兒和劊子手正在驚駭之際，天色陡變，一霎時狂風怒吼，大雨傾

盆而下。監斬官分明看見趙如海科頭赤腳的，在看熱鬧的人叢中跑來跑去。一般人好像多沒有看見的樣子。監斬官指揮左右去捕拿，左右的人都不曾看見，如何捕拿得著咧？拿了些科頭赤腳的人，一看都不是趙如海。監斬官因有職責在身，不能眼望著趙如海逃走，不上前擒捉，只好親自動手。也顧不得風吹翎頂，雨濕衣冠，躡入人叢中，東抓一把，西拉一下。看熱鬧的人見了這情形，都以為監斬官瘋了，嚇得四散奔逃。直等到看熱鬧的人散盡了，監斬官才沒看見趙如海了。渾身被雨淋得如落湯雞一般，加以累得一身大汗，那裡還是一個威風凜凜的監斬官呢。

「次日，趙如海又在街上行走，有人問他昨日在法場上的事，他說：『我自己的死期末到，誰也殺不死我。我因那監斬官的情形可惡，我在路上和人說說話，他也裝腔做勢的向我高聲叱罵。他以為我死在臨頭了，不妨欺負欺負，顯顯他自己的威風。我若不捉弄他，使他吃點兒小虧，他敢不知道我的厲害。』自是以後，趙如海的行為，不但沒有變好，益發比從前來得惡毒了。

「我曾幾次動念，要替瀏陽人除了這妖物，無奈我是出家人，一則不願意侵犯殺戒，二則因趙如海是遠近知名的妖物，我出頭去除他，說不定也弄得大眾都知道了我的行徑。因此遲疑復遲疑，不敢冒昧從事。想不到他竟會自己找到我這裡來。我既是出家人，怎願意與他爭長較短？當下自然不認會法術的話，說他誤聽人言，找錯人了。他說道，我姓趙的豈有找錯人的道理？我那時仔細打量他，覺得他的面貌並非□分兇惡之人，何以他的行為竟兇惡得不可思議？他不來找我，便可以不管。既是找到我這裡來了，我佛以度人為本，不妨設法開導他。倘能使他歸向正路，豈不甚好？我既動了這個念頭，就對他說道：『我現在也用不著爭辯，既算是個有道術的，我是出家人，住在這紅蓮寺裡，從來不與外人交接，也不礙你的事，你為什麼要特地跑來和我較量呢？不是我出家人說瞧不起你的話，你的行為我早已知道。休說你只有這一點兒茅山法，就是上界金仙，象你這般行為，也快遭天譴了。你師傅一生造孽的結果，你不是親眼看見的嗎？』我以為這一番話，總可以說得趙如海悔悟。不料他聽了反哈哈大笑道：『我見面說特來領教的話，不是要領教這些三歲小孩都說得出的言語。你要知道，各人的處境不同，見地也就跟著有區別。你以為我師傅的死，是一生造孽的結果，我卻說我師傅一生修積，已得到彼岸了。』

孫癩子聽到這裡，說道：「原來他師徒修的是魔道。大師卻怎生對付他呢？」無垢點頭道：「倒來得湊巧。他找我比劍，算是他自討煩惱，累出一身大汗，連眉毛都削去了半邊。臨去的時候，見東邊腳下安放著一口銅鐘，他順手向鐘上一指，便聽得哪一聲，銅鐘被他指破了一條縫，足有尺來長，三寸來闊。他說：留了這個紀念給後人看。我說：就這們給後人看了不希罕，請看老僧的罷。我當時走過去，捏了一把鼻涕，糊在裂縫上，將裂縫登時補了起來，他看了一言不發，就此拱了拱手走了。

「前日我偶然出外，聽得許多人傳說，那社壇附近□多里地方，發生了瘟疫，人畜被瘟死的已不少了，幸虧有趙如海在社壇裡救符水救人，無論是人是畜，害了瘟疫的，只要一喝他的符水便立時好了。不過他這符水，不肯輕易給人，至少要賣一串錢一杯。若是富有家產的人去求水，八百串一千串不等。他說多少要多少，短少一文也沒水給人家。有錢的人為要救性命，說不得價錢貴，就是變賣產業，也得如數給他錢，買他一杯符水。惟有沒錢的人，害了瘟疫，非有他的水不能治，多有逼得鬻妻賣子的。有人問他：取了這們多的錢，有何用處？他說他師傅死後已經成神，至今尚沒有廟宇。賣符水得來的錢，就將社壇的地址，建造一所很大的廟宇。我一聽這類傳說的話，就覺的不對，那有瘟疫百藥不能治，而他的符水卻獨能奏效的道理？借一杯水是這般勒逼人家的錢，這鄉的瘟疫，不顯係是他造成的嗎？象這樣惡毒還了得。偌大一個瀏陽縣，既沒有人出頭制伏他，我的寺院也在瀏陽，不能再裝聾作啞不過問了。主意已定。即時走到社壇去。

「我在幾年前，曾到社壇遊覽過的。那株合抱不交的梨樹。那時雖已枯死，然只沒了枝葉，樹身還是挺挺的豎著，撐天蔽日。前日去看時，連樹葩都不知掘到那裡去了。就在梨樹的地址上，搭蓋了一所茅棚。求水的人，來來去去，提壺捧碗的絡繹不絕。那些愚民，真愚蠢得可憐，出了許多賣田產、鬻兒女的錢，換了一杯符水，悟不到中了趙如海的奸計，倒也罷了。瘟疫用符水治好了的，還□二分的感激趙如海。趙如海對人說是他師傅鄧法官顯靈，所以符水有這們神驗。於是治好的人，有捧著三牲酒醴來祭奠鄧法官的。也還有來求治雜病的。一所小小的茅棚，簡直比一切的神廟都來得熱鬧。

「縣太爺也慮及怕因此鬧出什麼亂子來，出示禁止。無如趙如海從來不知道畏懼國法，而一般衙役，也都知道趙如海的厲害，雖奉了縣太爺的命前去封禁，那裡敢在趙如海跟前露出半點封禁的意思來，我看了委實有些忍耐不住，走進茅棚，舉禪杖一陣亂掃。眾鄉民不認識我，大家嚷道：那裡跑來的這個瘋和尚，好大的氣力。啊呀呀，神龕香案都掃得飛起來了！快躲閃，快躲閃，碰一下不是當要的！大家嚷著都四散跑了。趙如海想不到我有這一著。沒看見我的時候，以為是偶然跑來的瘋和尚。他是會邪術的人，大約自謂不難對付，橫眉怒目的從神龕後面躡出來。口中一路喝問：是那裡來的野雜種，敢鬧到這裡來？我也懶得回答，一禪杖就把那茅棚的頂揭穿了。趙如海一抬頭看見是我，連忙轉身往棚後便跑。我料想他不敢再來。因見一般敬神求水的人並沒有散去、大家都遠遠的立著，伸長脖子向茅棚裡張望。我不願意使人知道我是這紅蓮寺的住持，所以不在那茅棚裡停留，也從棚後走了出來。一看不見趙如海的蹤影，心中忽然一動，暗想：這妖物逃得這們快，莫不是乘我出外，趁這當兒到我寺中騷擾去了？趕回這山下一看，果不出我所料，趙如海正待放火燒我的紅蓮寺。虧得寺內眾僧人中多有壯健的，僅燒著了寺後兩間寮房。好在是白天，一會兒工夫就撲滅了。趙如海知道奈何我不得，不待我趕回，只放了一把火，咒動了一陣邪風，又逃回家去了。

「我回寺後，越想越覺得這妖物可惡。我與他既結下這仇怨，若不趕緊將他除去，誰有工夫終日去防閒他呢？他學的是這般妖法，平白無故的尚且害人，今後豈有不常來害我的道理？倒不如索性一勞永逸，即刻追上去將他處置停當！哈哈。真是天網恢恢，疏而不漏。他在神壇裡用妖法造作瘟疫，不知害死多少人畜，逼賣了人家多少兒女。誰知道他自己的一個年方五歲的兒子，就在我去搗毀他茅棚的時候，被人殺死了。我跟蹤追到他家，他正出外替兒子報仇去了。

「我向他左右鄰居一打聽，才知道殺死他兒子的，並不是別人，就是他師兄王大門神。王大門神自從鄧法官死後，兩眼痛了一年，心中並不懷恨師傅不肯傳他法術，只痛恨趙如海不應該假裝有天然，說出不忍為要得真傳挺槍刺師傅的話。相形之下，使他不成為人，時時存著要報復趙如海的念頭。無奈自己法術固不是趙如海的對手，就是硬氣力，也趕不上趙如海，實在尋不出報復的機會來。隱忍了這們多年，面子上毫未露出想報復的意思，仍和鄧法官在日一樣，彼此常在一塊兒廝混。直到這日，王大門神知道趙如海在社壇裡一時不得回來。想乘機到趙家偷竊符本。

「也是趙如海的兒子合當命盡，王大門神偷進趙如海臥房的時候，趙如海老婆在廚房裡並不會覺得，偏是他兒子睡在趙如海床上，被王大門神驚醒了。他兒子年齡雖僅五歲，卻是聰明絕頂。知道自己父親的符本是最要緊的，不能給旁人看見。平時常見自己父親正在翻看符本，一聽說王大伯來了，就慌忙將符本收起。小孩子心裡也明白這符本是斷不能許王大伯看的。這時驚醒轉來，張眼便見王大門神伸手到櫥中拿符本，不由得就高聲喊道：『媽媽快來呀！王大伯在這裡拿爹爹的符本。』王大門神被這一聲喊得心慌手亂了，本待提腳往外逃跑，只因符本還不曾拿到手，心裡有些不捨。接連又聽得趙如海老婆在廚房裡回聲問兒子為什麼叫喚？一時觸動了惱恨之心，恐怕趙家兒子再嚷出什麼話來。也來不及細想，回頭看見壁上懸掛的一把寶劍。慌忙搶在手中。趙家兒子已下床待往外跑，王大門神既提劍在手，怎容他跑去？一手就拉了過來。趙家兒子剛開口要叫，劍尖已從口中刺入，直穿背上而出，只一下就結果了。

「趙如海老婆做夢也想不到有這樣的禍事臨門。以為兒子在夢中叫喚，從容不迫的走向房裡來探看。正瞧見王大門神拉住他的兒子便刺，登時驚得軟了。婦人的識見膽量，那裡趕得上男子，經不起這種意外的橫禍，當時除了捶胸頓足的號哭而外，沒有一點兒主張，左右鄰居因趙如海平日為人太壞，見他家出了這種事，大家心裡只有痛快的。還算湊巧，有我去社壇搗毀他的茅棚，趙如海從紅蓮寺放了火回家，才知道愛兒慘死的事。聽得他倒不哭泣，只急急忙忙的尋王大門神報仇去了。

「論情理趙如海既受了這般慘報，我本不妨暫緩處置他。誰知這東西生性太惡毒，當時追到王大門神家，因不見王大門神，就把王家大小一共□七口盡數殺死，並迎風縱火，將王家的房屋燒成一片瓦礫場。偏是他的邪法靈驗，很容易的就知道了王大門神藏

匿的所在。他尋著了王大門神，也不打也不罵，只勒逼著一同回家來，打算就手將王大門神殺了，剖心祭他兒子的靈。你看這東西惡毒不惡毒？」

孫癩子吐了吐舌頭，說道：「真了不得！究竟王大門神殺了沒有呢？」無垢搖頭道：「我既知道了這事，自然不容他在瀏陽城明目張膽的殺人報仇，只是趙如海這廝也奇怪，當他拿了王大門神回家的時候，我正在他門外等候。我只道他見我的面，仍是要逃跑的，不逃跑就得與我動起手來。卻是不然，他一見我，便點頭說道：「我已知道有你在這等我，也是我的死期到了。不過我有一件事須求你原情答應，我要將這一顆黑良心取出來，祭一祭我兒子的魂靈。祭過之後，聽憑你如何辦都使得。」邊說邊指著王大門神的胸窩給我看。我說：我就為這事做不得。才到這裡來等候你。你的良心比他更黑。你若定要取他，我就先取了你的再說。死在你手裡的冤魂，應該祭奠的，還不知有多少呢？」

「趙如海聽我這們說，知道求情不中用，便將王大門神放了。說道：『既然如此，也罷。我是在縣裡有案的，不能由你處置，你將我送到縣裡去罷。我與縣太爺還有說話。』我說：『縣太爺若能處置你，也輪不到老僧今日在這裡等候了。看你有什麼話應吩咐你家裡的，快進去說了出來，我並不逼迫你就走。』趙如海擺手道：「我沒有應吩咐的話。我要吩咐家事，生死沒有分別，死了還是一般的可以處理。你要知道我修的這種道，在屍解的時期不曾到的時候，誰也不能教我死。死期既到了，誰也不能留我活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不過想拿本領制伏我，使我不能出頭害人。這那裡及得明正典刑的好呢！你送到縣裡去，如果覺得我的話不對，你難道還怕我逃了嗎？」我想這東西所說的倒也不錯。本來我一個出家人，擅自處置國家的要犯，也是不妥當，不如且聽他的，將他押送到縣裡去。」

「他見了縣太爺，說道：『我趙如海是修道的人。上次因我屍解的時期沒有到，所以我借金遁走了。今日我願自行投到，但是我雖甘受國法，若照尋常斬決的法子，叫劊子手向我頸項上一刀砍下，仍是殺不死我。殺我的法子有在這裡，只是我不能就這們說了出來。大老爺須先答應我一件事，我方肯說。』縣太爺問：是一件什麼？可以答應的，自然答應。趙如海道：『這事是極容易的事，就是我死之後，屍首須葬在社壇裡原來的梨樹茆下。每年春秋兩季，無論誰來做瀏陽縣，都得親自到我墳上祭掃一次。』縣太爺聽了，沉吟一會道：『在本縣手裡是不難答應你的！下任的官如何？本縣都不能代替他答應。』趙如海道：「只要大老爺答應了便罷！下任的官來，我自有法子使他也答應，大老爺肯答應麼？」縣太爺只得點頭道：『本縣權且答應了，你說罷。』趙如海喜笑道：『堂堂邑宰，決不至騙我小民。我死後能享受這樣隆重的典禮，就死也瞑目了。要殺我也容易，只須在月色好的夜間，將我跪在月下，用一桶冷水，從我頭頂潑下，再教劊子手一刀朝我地下的影子殺去，我的頭顱自然應刀而落。』

「縣太爺因他還有許多案子沒有錄供，不能就糊裡糊塗的殺卻了事，只得細細的審問他的供詞。我逆料趙如海若是要逃命的，便不至要我送他到縣裡去，說出這類實話來。縣裡問供，用不著我監在那裡，我就此走出來了。」

「出城的時候，覺得有人跟在我背後。我疑心是趙如海的同道中人，跟著我想替趙如海報復的。一路留神著回寺，覺得已直跟隨我到了山下，益發使我疑惑起來，抽以打發知客僧出來尋問。我若在半路上回頭問一聲，也不至使那般神氣對孫大哥了，真是對不起。」說著又合掌道歉。孫癩子只得也拱手，笑道：「自家人何必如此客氣。我想此刻正是七月中旬，夜間月色正好，趙如海料必就在今夜處決。我兩人何不去城裡瞧瞧呢？」

不知無垢和尚如何回答？趙如海究竟處決了沒有？且待下回再說。